

杨世运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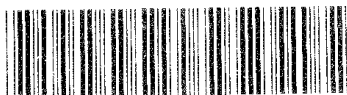
女「野人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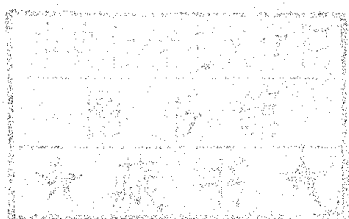
女“野人”

74739

I 247.5
405



200087716



女“野人”

杨世运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2插页 169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0,200册

*

ISBN 7-5059-0869-3/1·605 定价：3.30元

第 一 章

1

“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，并昆虫，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……”

吴霓云的手里捧着沉甸甸的《新旧约全书》，却并不打开。书中的许多段落她已熟记于心，她常常这样默默背诵。

“上帝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……”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敲门的声音。

吴霓云浑身一激灵，下意识地把《圣经》紧抱在怀里。

DP80/28
敲门声越来越响。

吴霓云抬起双眼，紧盯着房门。

这是一个盛夏的周末之夜。天气闷热，屋外的小花坛前坐满了乘凉的男男女女。

门，早已被吴霓云从里边锁死了。敲门人抬起脚，“咚咚”地猛踢。

“潘老大！喝醉了是不是，发这么大火气干啥呀？”门外响起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。“自己家的门，踢坏了不心疼？啥出息，没长嘴巴不会喊啦？——霓云！开开门，是小寒她爸爸回来了！”

门内仍然没有动静。

被叫作“潘老大”的男人硬着脖子，对站在他身后的中年女人嚎噪道：“给我拿一把斧子来！老子把这狗日的门给劈了它！”

中年女人训斥道：“莫胡来！这可是公家的房子！——吴霓云，你倒是开门不开门，啊？”

“嘭”一声，房门打开了，吴霓云顺势向门外冲去。

“朝哪儿走？”潘老大猛推一掌，接着又扑上前拧住吴霓云胳膊，把她拖进屋内，同时向后勾起一只脚，“咚”一声关了房门。

中年女人嘴角滑过一丝冷笑，回到乘凉人中间，坐下，摇着蒲扇，端起半杯凉茶水，美滋滋地喝一口。

耳闻目睹这一切，乘凉的男男女女们都无动于衷，反而起劲地天南海北地扯着闲篇，仿佛生怕别人会以为他们在关心吴霓云家的家务事。

屋内，两口子正无言地厮打着。

那摇着蒲扇的中年女人似乎耐不住寂寞，扯开嗓门对着自家的屋门喊道：“萍萍！这么热的天，你闷在屋里头做啥子？捂痱子呀？出来！到厂部会议室找你爸爸。开啥子要紧的会哟，开到这时候还不落屋！”叫喊完，又摇着蒲扇，“啪答答”趿拉着拖鞋踱到吴霓云家的窗外，竖起耳朵偷听屋内的动静。

屋子里，潘老大已将吴霓云拖进卧室，狠命地按倒在床上。床铺发出屈辱的声响。

偷听的女人不禁“哧哧”一笑，摇摇摆摆地离开窗台。

夜，燥热难熬的长夜……

一个女人在黑暗中挣扎着，反抗着，无声地呼叫着——

“耶和华，我的上帝啊……”

2

长途汽车站。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

一个年轻女人，身穿一件补了两块补丁的白底蓝花的对襟衫，头戴一顶粗麦秸草帽，手提一只鼓囊囊的黑塑料提包，匆匆地离开售票窗口。

这是一个容貌与姿色十分出众的女人，虽然她着意把自己打扮得象山乡妇女，但陈俗的衣着依然遮盖不住她那俊秀的身材与容颜。她费了一番心思给自己化妆，为的是不让人注意她，谁知适得其反，反倒引来一双双惊异的目光。

光。她已经无法纠正自己的失误了，不得不把草帽檐拉得低低的，遮住自己长得太漂亮的脸庞。

她就是吴霓云。

幸而候车的时间不长，再过二十分钟，由十堰市开往松柏镇的长途班车就要发车。吴霓云看看手表，轻轻地舒了口气，走出闷热的散发着刺鼻的汗臭气味的售票室，站在门口，让徐徐的穿堂风吹一吹自己汗淋淋的身子。突然，她看见一个脸色发青、牙齿发黄，年近五十，瘦驴一样的干瘪男人，嘴里叼着一只冰糕，正东张西望地朝售票室走来。天啦，真是冤家路窄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

糟糕，干瘪男人站住了，正瞪着三角眼，在打量身穿“奇装异服”的吴霓云。怎么办？得赶快躲开他！吴霓云急忙穿过售票室大厅，慌慌忙忙地向停车场奔去。

不好，他盯上来了，显然已经认出了吴霓云！吴霓云顿时感到浑身热汗直冒，心在火烧火燎地“咚咚”直跳。猛然间，她瞥见了前边不远处的公共厕所。顾不得多想，她三步并作两步奔过去，一头钻进了女厕所。贴着厕所的里墙，她小心地朝外窥望：妈呀，干瘪男人的一双三角眼睛并没把她放过，此刻他已摔掉了那塞在嘴里的半截冰糕，换上一根黑棍似的劣质雪茄烟，悠悠地抽着，摆出一副奉陪到底的架式，守候在厕所门外。

这可如何是好？吴霓云咬咬牙，横下了一条心：等吧，让你等个够吧，我就蹲在厕所里不出去，看你等到哪一年！

厕所里臭气熏天，黑苍蝇和绿苍蝇嗡嗡乱飞，横冲直

撞。满地的尿水和手纸，使人无法涉足。吴霓云小心地踩稳两块茅坑两侧的砖头，正准备解开裤带，忽地灵机一动，又急忙将裤带系好，扔掉头上的草帽，又脱下旧外衣塞进黑提包，眨眼间变成了一个身穿湖蓝色羊角领短袖头薄衬衣的漂亮女郎，随着一位衣着也象她一样入时雅观的年轻姑娘一起出了厕所，从容不迫地走向由个体户们组成的长长的水果摊前。

干瘪男人哪会料到，吴霓云的“方便”事会结束得如此迅速。他还正悠哉悠哉地吐着烟圈，“忠于职守”地等候在厕所门外。

水果摊前生意兴隆，吴霓云盘桓了片刻，便将自己裹在人流之中溜进了发车场。恰好开往松柏镇的班车已开始检票上车，她便急忙登上汽车，压低身子从车窗口注视着厕所门外的动静。

汽车终于开动了！守在厕所门外的干瘪男人还伸着公鸭一样的长脖子，死死地盯着女厕所的出口。他哪里知道，他等着盯梢的“猎物”已逃脱了樊笼，向着神农架林区——那陌生的地方飞去了……

3

拖着铅一般沉重的双足，吴霓云走进松柏镇的“林区旅社”。关紧房门，仰身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上那奇形怪状的水渍的图案，脑子里是一片空白。

旅社对面的街口，响起了“唧唧唧唧”的锣鼓声。接着，两名歌手，憋着嗓子，用浓重的乡音唱起了小调——

孝子灵前把纸烧，
亡魂有钱过金桥；
孝子灵前把酒斟，
亡魂饮酒莫消停。

一杯酒，敬亡魂，
相送亡魂路一程；
亡魂饮了头杯酒，
早到四川丰都城。

二杯酒，敬亡魂，
相送亡魂路二程；
亡魂饮了二杯酒，
阎王殿下早超生。……

啊，神农架，这里也唱“待尸歌”！吴霓云闭上双目，把歌词一句句听进心里，仿佛她也立在了哭丧人中间，看到了那黑漆棺材，看到了棺材前的纸灰盆、香油灯，看到了头戴白孝巾的孝子们正跪在地上磕头洒酒……

十杯米酒已敬完，
阎王送来引魂幡。
一手插在阴阳界，
二手插在鬼门关，

三手插在城隍庙，
四手插在武当山。
真武大帝多贤德，
保佑亡魂早升天……

有人敲门。

是同屋的旅客小袁回来了，端一盆热气腾腾的洗澡水。

“打水去了？”吴霓云开门，随口问道。

“噢，你擦过澡没有？”小袁热情地应答着。

“我，不想擦。”吴霓云又侧身倒在床上。

小袁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，长着一张圆圆的脸蛋，一对神气的大眼睛，说话、走路的姿态都象个假小子。她还有一个同伴，姓王，与她的模样、性格正好相反，苗条的身材，害羞的细眉细眼，一口洁白的牙齿，不大爱讲话。吴霓云自从昨日住进这屋到现在，没有和这两个旅伴搭过几句腔；她素来就不大愿意多和生人攀谈，何况如今又处在烦乱的情绪之中。

窗外的歌声仍然那般凄凄怆怆，如泣如诉——

魂在灵在人不在，
思亲想亲不见亲，
只见荒丘一堆土，
栽下松柏树成林……

“这是什么歌，一副哭丧调？”小袁向吴霓云问道。

吴霓云回答：“这叫待尸歌。”

“啥叫待尸歌？”小袁似乎在存心挑逗吴霓云讲话。

吴霓云不得不强为应付：“也就是哭丧歌。家里死了人，请一台锣鼓唢呐和歌手，为死者唱歌致哀。”

“真有趣，我们来这儿一个多月了，还是头一回听到。你怎么知道这叫待尸歌？”

“这是我们鄂西北山区民间的习俗歌嘛。”

“你是鄂西北人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

“我……十堰。”

“十堰？听说十堰是个很美的新兴工业城市，是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在十堰哪个单位工作？”

“工厂。”

“什么工厂？”

“机械厂。”

“是干部，还是工人？”

“我在医务室。”

“当医生？伟大的职业！你累了是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”小袁说着，关严了临街的窗子，顿时待尸歌的歌声变得缥缈而遥远。小袁脱了上衣，露出红润丰满的身子，一边擦澡，一边哼起了歌曲——

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，
船儿呀随着微风荡漾，
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。
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，
姑娘啊我要和你见面，
向你诉说心中的思念……

“多快活的人啊！”吴霓云的心里这么感叹着，对无忧无虑的小袁生出一种深切的羡慕之情。她强打精神坐起身，静静地听小袁唱歌。

小袁又换了另一支歌曲——

你要问我为什么？
我就告诉你为什么：
这就是爱，
这就是爱，
这就是爱……

正唱得入神，忽听“笃笃”的敲门声。

“谁？”小袁威风凛凛地喝问一声，接着又唱起来：

“你要问我为什么……”

“是我，快开门！”是小王的声音。

“等等！有没有其他的人？——我就告诉你为什么……”

“就我一个人，快请开开！”

“来了！——这就是爱……快关住！——这就是爱……”

小王也端进来一脸盆热水。她把脸盆放在一张方凳上，对吴霓云说道：“大姐，你洗洗吧。”

吴霓云愣愣地望着小王。

小王又说：“给你端的，洗洗吧。”

“不不不，”吴霓云忙摆手，“你自己用！”

“我已洗过了。你用吧，给，这儿有香皂。”

“我这儿也有，谢谢你了！”一股暖流流进吴霓云的心田。这两位萍水相逢的姑娘，一致在主动地接近她，关心她，可她却……想到这儿，不觉有些惭愧，便一边洗脸，一边和小王拉起话来：“小王，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小王回答：“武汉。但我们不是武汉人，老家在仙桃市。”

“仙桃？”

“就是原来的沔阳县。”小袁接上话头。她已擦洗完毕，穿好了衣服，正在用两只手掌往脸上抹着什么，屋子里弥漫着清爽的香气。“你看过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吧，赤卫队员们唱的那句‘好象那正规红军打沔阳’，就是我们的沔阳；洪湖岸边，鱼米之乡！”

“到这儿来，当差”小王说
“我们不是来当差的，我们是华中师范的毕业生，主动要求分配到神农架，还没给我俩分上房

子，就暂时住在这旅社里。”

“你们俩，为什么要求分进这大山里来呢？”

“因为这里有‘野人’呀！”

“野人？”

“是呀，你没听到过神农架‘野人’的传说？‘野人’，尼斯湖怪，飞碟，还有百慕大三角，世界四大谜嘛！神农架，这儿可是‘野人’的家乡呀！”

“‘野人’，报上早登过；说是有红毛的，还有灰毛的？”

“可惜我也没见过！不过，这几年自费进山来考察的人可是不少。”

“为什么到现在也没听说抓到一个？”

“嘿呀，神农架这么大，方圆八百里，山又高，林又密，那‘野人’又是到处跑的东西，就那么容易抓到？也正是因为不容易抓到，它才更加吸引人来抓。我和小王就是奔着‘野人’来的。我们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条件优越呀；一放寒暑假就进山去抓，等我们抓到了‘野人’，不就成了闻名全世界的新闻人物了吗？”

“大姐，你进山来，是办公事吗？”小王打断了小袁的话头。

吴霓云回答：“不，我是来找我的一位亲戚的。没想到她早已不在松柏镇，调走了……”

“难怪我看你愁眉不展。大姐，你就跟我们一起，在这儿多玩几天吧。”

“好，谢谢你们。”

夜深了。从小袁和小王床铺上发出的均匀的鼾声，象轻柔的歌曲一样迷人。但是吴霓云翻来覆去总也难以入眠。眼前，多少亲人的面影在时现时隐。她在一声声呼唤他们，她有一肚子苦水要向他们倾吐……

——延芳，我的好姐姐，你在哪里？你可知道你的霓云妹妹如今的处境？

潘老大，潘星龙，他是个畜生，连畜生都不如！

幸亏他和我不在一个工厂，我在市区，他在郊区，两个厂相隔三十多里。虽然是这样，每到周末也免不了要遭受他那野兽一般的凌辱。我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了，我就向工厂领导要求请两个月事假。我编了个谎言，说我的老母亲病重，需要我回郧县城去照顾她。请假申请总算被批准了，我连忙回到家，苦命的老妈，可怜的小寒寒，祖孙三人抱在一起痛哭一场……

住在家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十堰离郧县只有七十里，潘星龙知道后肯定还会来纠缠。无处可躲，妈妈才想起了你，要我来神农架找你，先在这儿躲避一些日子，再想办法。

从郧县到松柏镇，必须得在十堰换车。我提心吊胆，生怕遇见熟人，却偏偏遇上了潘星龙的三舅林尚志！他的家就住在我宿舍的对面，两口子都不是好东西。林尚志贼眉鼠眼，活象国民党还乡团的土匪；这等劣人，也不知为什么当上了干部，就在我们厂，保卫科的科长！

我好不容易甩掉了林尚志的盯梢，巴望着班车快快开到神农架。谁料到，等待我的仍然是失望！延芳姐，你走了，你好狠的心啊……

——啊，延明，我的方延明！还记得吗，十七年前，你十二岁，我十一岁，你从松柏镇延芳姐姐这儿回到郧县城，在你们家门外，在那蓬葡萄架下，你是怎样对我说的？你说，等我们长大了，一同来松柏镇，来延芳姐姐家作客；你要带我上山摘野果，下河捉娃娃鱼，还要到猎户老爷爷家烤“疙瘩火”，吃野鹿肉……如今我来了，却只有我孤零一人，延芳姐姐无踪影，你，又在何方？……

松柏镇的夜，为什么这般的静？静得使人感到压抑，感到恐怖，仿佛回到了洪荒的远古时代。街对面的人家，为什么锣息鼓歇，为什么不再唱起那待尸歌？

——爸爸，你去得太早了！那时候你的霓云女儿才刚刚七岁，还不知道该怎样为妈妈分担痛苦。家里太困难，为给你治病欠下了那么多债，哪里有钱请锣鼓歌手？一副薄木白棺材，把你送进了黄土。母亲象疯了一般，拉着我的手，从坟地哭回家中，又从家中哭到坟地……逢年过节，小霓云去给你烧纸，跪在你的坟前一声声唤你。你没有应答，你睡在高高的乱葬岗上，面对着无语东流的汉水，竟是那么的安宁！从那时起，小霓云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：人死之后是不知道什么叫痛苦的，只是把悲痛留给了活着的人们。

上帝创造了人，就是为了让人们在世界上受苦受难吗？人生太短暂，生命太脆弱。这纷纷乱乱的人间，有什么

么值得我吴霓云留念？不如一死，了却万般烦恼。但是，撒手离开这世界，扔下年迈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小女儿，让她们怎样生活？

耶和华呀，你惩罚人类的日子何时到来？而诺亚方舟又在哪里？

——母亲，我鬓染白霜的母亲！你一生善良谨慎，连踩伤一只蚂蚁也感到是罪过，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报应？你不该生下我这无用的女儿；她不能给你欢乐与安慰，带给你的只是无尽的忧愁！

——寒寒，小寒寒，我苦命的女儿！你是一颗苦涩的果子，从生下地那天起就生活在寒冷之中。潘星龙不仅不把你妈妈当人看待，对待你也是百般虐待，任意打骂。在他的心目里，老婆只是他发泄兽欲的工具，孩子则是他浪荡生活的累赘！

我的小寒寒！软弱的妈妈不能保护你，只得把你送到你外婆身边。每一次妈妈回郾城去看你，你总是泪水涟涟，抱着妈妈的脖子不让妈妈再离开你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孩子，你怎么能理解妈妈的苦衷？不幸的婚姻，从第一天起，就象强盗的魔爪一样夺去了妈妈的一切幸福与希望。痛苦似一张无形的巨网缠绕着妈妈，剪不开也撕不断。妈妈要离婚，要跳出苦海！但是妈妈四处申诉、八方求情也无济于事。潘星龙他有靠山，有他的有权有势的亲戚为他撑腰，再加上那些维护“道德”的正人君子们的“调解”阻拦，离婚难，难于上青天！

孩子啊，告诉妈妈，妈妈该往何处去？……